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四十一回 大觀園荷露共烹茶 藕香榭彩蓮群賦景

話說當下宛蓉向桂芳道：「桂哥哥，你也唱個什麼給我們聽聽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我唱什麼好呢？也罷，月妹妹才剛唱了《掃花》，我來唱《三醉》罷。」於是，便唱了一套「秋色蕭疏」，秋芳便過來彈著弦子，換過秋水吹笛。祥哥上來唱了一套「梟晴絲」，桂芳便上去接著嗩笙。讓蕙哥唱了一套《疑讖》的「論男兒壯懷須自吐」，大家贊好。又換上鬆哥過來唱了一支「天運有循環」的《大紅袍》。這兩個都唱的是闕音。還有禧哥九歲，唱了一套「莽乾坤一片江山」。大家齊聲說：「他至小的，倒都唱的這麼怪好的，實在有趣兒呢。」順哥便拉著秋芳寫「蝴蝶呵」的曲子，遺哥、周瑞哥、周安哥、周照乘姑娘都央馬氏、秋水等教唱。於是，馬氏便教了遺哥一支「滿胸臆」，秋水便教了照乘姑娘一支「容瀟灑」，桂芳教了周安哥一支「月明雲淡露華濃」。蕙哥教了周瑞哥一支「頓心驚」。於是，各人寫了篇子，點了板眼，五個人教五個人學，都用手拍著，教了有十幾遍，就上笛子領唱。周瑞哥、周安哥、照乘姑娘都會了，只有順哥、遺哥兩個人還沒會。秋芳道：「我說這曲子難唱呢，通身腔多難唱，都不為奇，只這末了一句『只教恁翅膀兒展，將個春色只這麼鬧場來』，他又唱的快，板眼又太少，腔兒又太多，所以難了呢。這『滿胸臆』是《錦纏道》的曲子，也是難唱的。」於是，又教了十幾遍，再上笛子，將就可以了，還不大熟。宛蓉又要學底下的一支，便一直唱到夜晚才歇。到了次日，便各人又要學唱別的曲子，一連鬧了三四天，也學會了好些曲子。

時已五月將盡，天氣炎熱，大家便都在藕香榭裡乘涼。那曲音臨水，更覺好聽。湘雲、探春、岫煙、李紈、寶釵幾人在蓼風軒裡坐著乘涼，遠遠聽著藕香榭裡管弦之聲，倒也有趣。

湘雲道：「這裡荷花盛開，何不賞蓮呢？弄他幾支小船兒，教丫頭們彩蓮，這個玩意兒也還好。」探春道：「很好麼，這個玩意兒頭裡都沒辦過，並且可以做詩，也是個好詩題呢！」李紈道：「也給孩子們學著做做詩，比唱曲子總有益些。」寶釵道：「小船也有四五隻呢，也還有幾個駕娘，教幾個丫頭們彩蓮，卻倒還有趣。詩就作即景，也不必定詠彩蓮。就吩咐他們，今兒先把船收拾好了預備著，就是明兒舉行罷了。」李紈道：

「就在藕香榭裡頭坐罷，也請老太太出來逛逛。」原來李紈那裡，也換了幾個丫頭，一個叫玉燕、一個叫紫燕、一個叫輕雲、一個叫輕霞。那裡紫燕、輕霞兩個在旁，李紈便叫他兩個去叫了管園子的婆子們過來，叫他去吩咐駕娘們，把船早些預備妥當了。再叫人把藕香榭擺設停當，預備明日之用。然後，便大家一起過藕香榭來，都對他們眾人說了。

桂芳等聽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彩蓮做詩，這個玩意兒又比唱曲子更有趣了。」蕙哥道：「我們今兒唱唱，要早些兒歇了，好預備明兒的事呢。」秋芳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早些兒歇罷，這幾天也夠了，還虧這些兄弟、妹妹們都還聰明，要是教上百十遍還學不會的，可就要把我磨死了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誰教你樣樣都精通了的，像我們不會寫畫，不會吹唱的倒不快活麼！這正是常言說的好，能者多勞呢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李紈道：「明兒都要一早在這兒會齊，連飯也都在這兒擺，遲了天就熱了。」岫煙道：「這荷花全是一早好看，帶露清香，領略那派清氣，是最妙的。到了太陽將午，天也熱了，花也倦了，連人的精神也比早上起來的時候減了。到了下午，更不消說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果然荷花鬚是太陽初出的時候才好看呢，原取他『未經日照精神滿』，足可見那『映日荷花別樣紅』的話，尚非定論。最好是『城邊野池蓮欲紅』和那『門外野風開白蓮』這兩句，便秀麗而清潤了。」說著，天已漸晚，便大家散了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眾人都到藕香榭會齊，王夫人也請下了。

大家因天熱圖早上涼快，都天一亮便起來了，趕著梳洗齊備，便陸續都到齊了。王夫人也來了，道：「你們今兒倒都起的很早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們也才到齊，天熱的很，就是早上還涼快些兒，遲了太陽高了，就難走的很了。」說著，只見那藕香榭欄杆外頭，早係著四隻彩蓮船在那裡。一望蓮葉佈滿，真是「接天蓮葉無窮碧」，那荷花含露，分外精神。大家憑著欄杆，只聞得一股清香，令人心醉。探春道：「你看這荷葉上的露珠都遍滿了，再遲一會子太陽高了，被風翻動，那露珠就滾掉了。」

趁著這會子，叫他們拿些傢伙去都收了來烹茶吃，倒是很有趣的事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荷露烹茶，那卻很好，勝似古人碧筒酌酒多矣。」李紈、平兒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就吩咐駕娘們快些去收了來，再遲了就有限了。」

李紈便叫紫燕去吩咐駕娘們，各帶了盤子碗盞，撐船四下去收。駕娘們領命各把蓮船解了纜，一路蕩去，挨著蓮葉上收取，用大碗盛接。不一時，四隻船上都收攏來，傾在一處，卻有一小官窯罈子，碧清香露。隨教丫頭們將小茶爐子安放在軒子後邊，生起火來，用小茶鍋子先煮了兩壺龍井茶起來，大家嘗著，果然不同。寶釵道：「記得那年在櫳翠庵品茶，妙玉把自己帶來收著的從前掃的梅花上的雪，封貯在鬼臉青的甕內，旋取出來烹茶，那已經是絕妙的了，也還到不得這個清香呢。」

大家喝了，都說：「實在很好，從來沒喝過這個茶，這還是頭一遭兒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連頭裡祖老太太那麼樣，也還沒嘗過這個新呢。」

湘雲道：「這彩蓮也還得派幾個人去才好。」李紈道：「也不用多，一船兩個，派八個人去罷。過小的去不得，挑幾具長大些的去就是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給你們挑就是了。」原來平兒屋裡換了素蘭、春蘭、傾城、翠雲四個，馬氏屋裡換了荷珠、綠珠、飛雲、紅杏四個，湘雲帶來的丫頭是香雪、紅雪兩個，探春的丫頭是碧蓮、紫綉兩個，岫煙的丫頭是伴月、停雲兩個，巧姐的丫頭是菱花、雙喜兩個，當下探春挑了一會，便挑了八個出來。一個長挑身材，面容清秀的，是馬氏的丫頭，問他叫什麼名字？那丫頭答道：「叫荷珠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好的很，這個名字正合時景，這孩子就長的很好，也不愧這個名字。」又一個梳鬚頭，眉眼盈盈含笑的，是寶釵的丫頭，問是什麼名字？寶釵笑道：「他叫驚鴻。」探春也笑道：「很好，都是名稱其實的。」那其餘的六個，便挑的是：平兒的傾城、秋芳的彈棋、湘雲的紅雪、岫煙的伴月、巧姐的菱花和探春的紫綉了。平兒道：「已經吩咐擺飯了，等吃了飯再分派他們上船罷。」說著，便在藕香榭裡擺了四桌飯，大家坐下，丫頭們在旁邊伺候，添飯打扇。不一時，飯畢嗽口喝茶，伺候的丫頭們都替換下去吃飯。

那荷珠、驚鴻、傾城、彈棋、紅雪、伴月、菱花、紫綉八個人先吃了飯，都換了輕紗短衣上來。探春便吩咐他們，分坐四船，前去彩蓮。桂芳、蕙哥、遺哥等見了，便也都要到船上去。李紈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不但恐怕掉下水去不好，況且這彩蓮原是在高頭看著才有趣的事，又何必定要親歷其境呢！」

湘雲道：「可不是麼，這正是做詩的道理，你不聽見說『寫花決不寫到泥』的話麼！你們還說今兒作詩呢，且看看他們彩蓮，也就料理著誰會做，誰不會做，好預備下紙筆的呢。」

於是，桂芳、遺哥、蕙哥、鬆哥都說：「我們是做的，不知道再還有那幾個要做呢？」薛順哥、賈祥哥、周瑞哥聽見，便也都道：「我們也要學做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姑娘們，又是那幾個做呢？」薛宛蓉、周照乘二人道：「我們也學著做罷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一共是九個人，今兒是我的大主考，也沒什麼難題目，你們各人都做一首即景的七言絕句罷，也不用限韻。」隨即教人去取了十副文房四寶過來，鋪設停當。

其時荷珠等八人已各上了彩蓮船，駕娘們將船四下蕩開。

王夫人等在藕香榭上面都伏在欄杆上看，只見四隻彩蓮船都串入荷花叢裡去了。湘雲指著道：「這正是『紅蕖向臉兩邊開，蓮葉羅裙一色裁。亂入荷花看不見，聞歌始覺有人來』。可見前人的詩，總說的不錯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不但是好詩，而且是好畫。」因向秋芳道：「大奶奶，你畫過『彩蓮圖』沒有？」

秋芳道：「原有『蓮舟新月』和『柳岸蓮舟』，畫是也畫過的，只是總不及這真的好看呢！」探春道：「畫原不能畫的全，總

要得其神妙就是了。詩也不能說的全，也是只要得其雅趣就是了。你們做詩的，看著他們，也就好見景生情的。」李執道：

「領略一番，心境開豁，就下筆自然有神了。你們也就動手做去罷。」

於是，桂芳等九人，便都入坐磨墨拂紙，拈起筆來打稿兒，各人凝思注想。岫煙看著，笑道：「看著他們一個個的拈筆弄硯的，倒還有些趣兒呢！我們今兒都算同考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

「等他們交了卷，我們先看過了，再薦卷給主考官看罷。」說著，桂芳、宛蓉兩個先有了，上來交卷。湘雲接過來，便與岫煙、探春同看。先看那桂芳的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臨水人憑亞字欄，藕花香裡耐盤桓。■最憐清曉君須記，露瀉荷珠滿翠盤。

探春道：「好啊，就現在的景致說來，便是好句子。況又有荷珠的名字，觸目生情，懂得這個道理就知道文章的化境了。」

因又看宛蓉的，只見上寫道：

陰陰垂柳可人憐，一望荷花紅欲然。■驀地投竿魚戲處，彩蓮船作釣魚船。

湘雲道：「他這首更好，句法清秀曲雅，都是將門之子，怪不得又敏捷而又清新呢。」說著，鬆哥、薛順哥、周照乘三人也來交卷，湘雲接過來，先看鬆哥的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滿池蓮葉滿池花，說甚吳宮門館娃。■日暮蓮舟風景好，柳梢新月一鉤斜。

探春道：「才剛兒說的『蓮舟新月圖』，他這兩句用的就很好。」

湘雲又看薛順哥的，只見上寫道：

垂楊罇裡彩蓮舟，兩兩雙鬟自不愁。■底事中流停蕩槳，怕他驚起水中鷗。

湘雲大家看了，都點點頭兒。又看周照乘的，只見他上面寫道是：

畫槳蘭橈水一方，荷花人面鬥新妝。■折來蓮葉渾如蓋，好把斜擎障夕陽。

湘雲道：「也都去得很得呢！」因看那四人尚未脫稿，還不能交卷。

只見水面上四隻彩蓮船，都已回來了，荷珠等八人下了船，彩了許多荷花，一起送到藕香樹裡來。王夫人教吩咐底下人，搬了大小花瓶十二個過來，將彩來的荷花插了，擺在兩旁，高低錯落，紅白參差，滿屋清香，麗容幽靜。大家都說：「實在有趣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那蕙哥、遺哥、祥哥與周瑞哥四人，也都交卷上來。湘雲接過來，便先看蕙哥的，見上面寫道：

垂柳垂楊映畫橋，彩蓮舟上載多嬌。■都來日暮蓮歌起，裊裊聽吹碧玉簫。

湘雲看完了道：「也還罷了。」又看遺哥的，見是：

水閣生涼雨過時，綠陰深柳舞參差。■一池菡萏花初發，寫出豪蘇膩柳詞。

湘雲道：「可見你是平日不用心的緣故，這會子不但交卷已遲，而且詩又平常，不及你桂哥哥多矣。」探春道：「你不要委屈了他，我看這詩也就去得很得，將來總有長進的，詩有這個意思也就罷了。孩子們總要作興鼓舞他，他便有興頭了。你過於一味挑飭他，阻了他的興頭，他便頹喪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史大妹妹同三妹妹說的話，一個太過，一個不及，都不算中道。我看，總以不偏不倚為是。」岫煙笑道：「寶姐姐的話是公允極了，絲毫不錯的。」湘雲又看祥哥的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彩蓮人在水中央，碧杜紅蘅次第香。■一陣風傾荷葉露，跳珠驚起睡鴛鴦。

湘雲看了點點頭兒，又看周瑞哥的，見是：

萬綠參差疊水中，黏天蓮葉自無窮。■最憐清景何人賞？一片荷花欲放紅。

湘雲道：「這詩都去得很得，總還不大相上下。」

說著，桂芳、宛蓉因交卷獨早，頗有餘工，便各人又做了一首，都送上來。湘雲接著看桂芳的，見上面寫道：

斷續蟬聲柳畔鳴，曲房臨水午風生。■藕花香沁詩書裡，把卷消閒分外清。

湘雲看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可謂是『有餘勇可賈了』。」因再看宛蓉的，見是：

藕香樹裡暑風清，梁燕依人掠水鳴。■消得畫長無個事，疏簾清簟賭棋枰。

湘雲道：「這兩首又好，看起來還是宛姑娘的更覺清麗些呢。」

這裡頭是桂哥兒和宛姑娘兩個人，是要薦元的，其餘的也都是薦卷，並無敗卷，請大主考官看罷。」

李執笑著，接過來從頭一一看完，說道：「我看了，是取中三等。一等是桂芳和宛姑娘，二等是薛順哥、照姑娘和我們家杜若，三等是遺哥、周瑞哥、蕙哥、祥哥。再過兩年，他們又要添好幾個上來了，比我們那頭裡起社的時候，人越發多了。」

探春道：「我們桂兒、蕙兒和遺哥兒，他們都是同年的，今年十四歲了，也很可以赴考去得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爺爺前兒說過的，明年已是科場了，早就給他們捐了例監子。開年也就要教他們用功，預備下場去呢。」

說著，藕香樹中早擺下了四席。後簷卷簾下一席，是王夫人坐，湘雲、探春、巧姐、宛蓉、禧哥陪坐。前簷臨水擺了三席：是李執、岫煙、桂芳、鬆哥、周照乘、綠綺坐了一席，寶釵、秋芳、遺哥、蕙哥、月英、薛順哥坐了一席，平兒、馬氏、秋水、周安哥、周瑞哥、祥哥坐了一席。

當下猜枚行令，大家正在暢飲。只見外面管園子的婆子，同著平兒屋裡的翠雲慌慌張張的跑來，回道：「那邊大老太爺不好的很了，璉二太爺、環三太爺已經趕著過去了，請璉二太太快些過去呢。」大家盡吃了一驚。王夫人聽見了，便忙說道：

「前兒聽見了大老太爺不好，已經五六天了。不過是上了年紀了，吃多了點兒東西，又受了點兒風寒，也不怎麼樣。怎麼這會子，一下子就這麼利害起來了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本來我們大老太爺年紀也不小了，今年已是七十七歲，將近快八十歲的人了，只怕受不起什麼病了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就快些去罷，到了那裡看怎麼樣，就先打發人過來給信。」平兒答應了，下來便吩咐巧姐照應著孩子們，他便帶了丫頭回到自己屋裡，收拾了東西，連忙上車過去了。當下眾人因平兒去了，況且聽見賈赦不好，大家都不興頭，略坐了一會子，也就各自散了。

王夫人回到上房，平兒已打發人回來給信說，大老太爺病重的了不得，現在已經不能說話，只怕不能救了。賈政、賈蘭下了衙門回來，聽見了，便也連忙過去了。到了二更時分，賈蘭回來說：「大老太爺只怕今兒夜裡未必得過呢，爺爺在那邊看視，今兒不能回來了，教我回來給信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環三叔也在那裡呢？」賈蘭道：「環三叔也不回來了，因為家裡沒人，才教我回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也歇著去罷，明兒早些過去就是了。」賈蘭答應了下去，當下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早天才一亮，外頭早有人進來說：「大老太爺於丑正不在了。」王夫人等趕忙起來，賈蘭聽見便趕著過去了。

王夫人便教巧姐趕忙梳洗了，帶了瑞哥、月英坐車過去，又教桂芳、蕙哥、鬆哥、祥哥、禧哥都過去磕頭，就便在那邊跟著叔叔們照應罷。賈政又上衙門去告假，啟奏了皇上。當今念係元妃之伯，功臣之後，且知世襲革去，現是賈環承襲，便加恩賜了個四品職銜。賈政代謝了恩回來。賈璉在家將衣衾棺槨預備齊了，天文生擇了申時入殮，門口搭起棚來，上下人等換了一身白衣，從門外一直到內裡一片盡白。入殮之後，從賈政起一一哭拜，賈璉、賈琮匍匐舉哀。次日，便有各家上祭，王夫人帶了探春、李執、寶釵、馬氏都過來拜奠，留了湘雲、岫煙與秋芳在家看家。至晚回來，次日又去。尤氏、胡氏也是天天過去，小紅、青兒、椿齡、鶴仙等也天天過來。一連七天，方才無事。賈璉、平兒等在彼守孝，並不過來。巧姐便從那邊回家去了。湘雲、岫煙、探春等也各自回去。

賈璉又請了鐵檻寺十二個和尚來家，啟建道場，念了四十九天經懺。過了百日之後，便開喪發引，賈政這邊內外大小人等，都一起過去，穿孝祭奠，照應分派事情。各衙門並各親友人等，都是豬羊祭禮，金銀紙札之類，一起一起的前來打祭，門前鼓樂喧天。一連又忙了兩天，這日出殮，銘旌上大書：恩賜四品職銜，享壽七十七歲，恩侯賈公之靈柩。殯儀甚是熱鬧，一路各家棚子擺

祭的不少。自辰正起身，未正才到了鐵檻寺中，把靈柩抬進，停放正中。料理一切齊備，款待送殯的親友酒飯已畢，都各自進城去了。送殯的女眷們怕遲，也都趕著進城回去。這裡只有賈璉、賈琮等在寺伴宿，內裡是邢夫人、平兒、蔣氏等在內。賈政、王夫人等也都一起回家去了。

賈璉把搬靈柩回南之事，料理齊備，又將家內安排停當。

過了一日，邢夫人、平兒、蔣氏等哭著拜辭了靈柩，先已回家去了。賈璉帶了八個家人，僱了一隻大座船，將賈赦靈柩抬上停放中艙，又將惜春、紫鵑之柩抬放前艙，吩咐賈琮帶領賈惠等好生回去照應家中事情，「我不過三四個月，便可回來了。

「賈琮答應，等賈璉開了船，方才回去。平兒回到家中，過了幾天，便依然搬過榮府這邊來了。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可也。